

Pietro Grossi

拳头

PUGNI

[意大利] 彼得罗·格罗西 著 陈英 译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Pietro Grossi

拳 头

PUGNI

[意大利] 彼得罗·格罗西 著 陈英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拳头 / (意) 格罗西著; 陈英译. —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21-5722-8

I. ①拳… II. ①格… ②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意大利-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1520 号



PUGNI di Pietro Grossi © 2007 Sellerio Editore, Palermo

ANZANI di Pietro Grossi © 2010 Sellerio Editore, Palermo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 2015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243

总策划: 黄育海

责任编辑: 毛静彦

选题策划: 彭 伦 欧雪勤

装帧设计: 张志全

拳头

(意大利) 彼得罗·格罗西 著

陈英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总发经售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00,000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22-8/I · 4564 定价: 28.00 元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

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

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公务员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

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静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所说：戏法人人

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

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唯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

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

义了!

现在,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,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?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目 录

001	拳击手
063	马
115	猴子
168	马蒂尼

拳击手

—

在台上，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，拳击这桩事，让我非常迷恋。

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让我那么喜欢拳击，也许是因为那种信心十足的感觉，或者是意识到自己在做应该做的事情。或者两者兼有，也许是因为那种无与伦比的感觉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有那么一个地方，我还可以算得上一个人物、一个传奇，可以势均力敌地跟别人战斗。

在那里有某种逻辑，在那里没有人能逃得了，你逃不了，别人也逃不了。你知道你的对手是谁，你的对手只有一个，而且和你重量相当，假如他把你打倒在地，这说明他比你强，或者说他比你更有经验，在这两种情况下，你输了的话，你只能吸取教训。这听起来很荒谬，但最终你会去那里，在里面所有人都相互殴打，这让你有安全感。

还有，事实是，我打得不错。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，我爸爸经常看的穆罕默德·阿里和舒格·雷·伦纳德的拳击录像起了作用。但是，当你第一次踏进那种场地，你看到那些加固的拳击擂台——在比赛中台子没被撞倒真是奇迹，我会想象自己像拳王阿里一样跳跃，然后闪电一样打出刺拳。

我不知道，或许，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最后你就会成为那种人。事实上，我后来学会了这样打拳：围着对手跳跃，就像蚊子一样，用那种又快又准又干脆的拳头折磨着他，每一拳都像一记鞭子。我们诚实一点说：我的体格并不适合做拳击手，我的身体看起来不怎么强壮。我很瘦，脖子又长又细，手腕也很纤细，腿干瘦，而且关节突出，就像一根棍子上随意绑了几根树枝。或者说，我缩着肩膀，抬起拳头，我向前、向后跳起来的时候，就像要飞起来一样。有时候，我脑子里回响着贝多芬的乐曲，可能是一段钢琴演奏，我觉得自己完全沉浸在那个死聋子的音符里，他的音乐伴随着直拳的声音响起。

是我妈妈让我学钢琴的，她请了一个老得流哈喇子的女人给我上钢琴课，这个老师有口臭，而且所到之处，会留下报纸片一样的头皮屑。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学拳击的。我是一个完美的儿子：爱学习，没花花肠子，很听话，很衰，很早就上床睡觉，如果你要求我的话，还会在睡前做祷告。但是，我就是不想弹钢琴，我

很讨厌弹钢琴，我讨厌莫扎特、巴赫还有那个才华横溢的死聋子贝多芬，我还讨厌臭气熏天的波里太太。也许，只有拉赫曼尼诺夫我还能忍受，因为他弹琴的时候，让人感觉怒火中烧，因为他的曲子非常难，根本没办法弹奏。

有一天，我告诉妈妈我很讨厌钢琴。她告诉我，音乐是最基本的东西，能让人守规矩。规矩？什么规矩！我是世界上最守规矩的儿子了。我那么循规蹈矩，像我这样的儿子，已经快要从地球上灭绝了。

我妈妈很担心地看着我，让我别说傻话，她说音乐是非常重要的，那种情景真让人很烦。

“那我也要学拳击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假如要我继续弹钢琴的话，那我也要练拳击。”

“拳击？”

“是的，拳击。”

“别说傻话了。”我妈妈不想继续跟我扯下去了。

“我想练拳击。”

“对我来说，‘我想’这个词不管用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顶撞妈妈，我心里有一种兴奋的感觉，就好像在一场艰难比赛的第六个回合中，我忽然清醒过来了，给对手一记左拳，然后一记右拳，让对手很想哭。

“我想练拳击。”右勾拳打中脸部。

“想都别想，谈话到此结束。”

比赛结束的铃声响起，在最后的关节，对手躲过一劫。

但是，我已经醒过来了，我抬起了头，这是一个听话、乖巧的小男孩第一次为某件事做斗争。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，像那种十五个回合的、让人精疲力竭的比赛。我停止了学习，上课时老师两次提问我，我都沉默不语，我停止说话和弹琴。波里太太给我十分钟时间，让我说话或者弹琴，她尝试了三次，但是最后不得不放弃。老太太还以为她应该安慰我。我坚持一个星期不说话，大家都拿我没办法，他们想把我送到治疗神经病的地方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妈妈进到我的房间里，她说她已经和我爸爸谈过了，假如我愿意，我可以去练拳击。

“好的，我明天就去报名。”我说。

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成功：第十四个回合的技术型 K.O.，因为策略和耐心，我最后获得胜利。也许，我光靠得分也能获胜，但我不确信，我妈妈一直都很难缠。我报名的时候，周围有几个男孩都笑了起来。古斯塔沃——一个瘦瘦的，年纪比较大的伙计，他的声音有点像唱爵士的黑人歌手，他让我把父母的许可证明带过来，还有拳击馆责任免除声明，另外还有五千里拉的报名费。

六个月之后，在擂台上，我已经可以像芭蕾舞演员那样跳

跃，我的左直拳像夏日的冰雹一样势不可挡。不可否认：从来都没有一个拳击手像我一样，身材看起来并不适合做拳击手，但事实上，我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待在擂台上。我开始训练的时候，我的钢琴也有所进步；我甚至有点喜欢弹钢琴，开始喜欢贝多芬那杂种。在擂台上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：忽然之间，我觉得一切声音、一切叫喊和气味都消失了，周围的世界都消失了，我只看到我的对手；忽然间，他好像做的都是慢动作；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，就像一辆蒸汽式火车那样精确和规则。只有我的心跳，还有眼前那个可怜虫疲惫的眼睛。

左拳。左拳。转身，跳跃。左拳。左拳。左拳右拳左拳。转身。躲。躲。左拳。躲。左拳右拳左拳。左。转身。转身。跳跃。右直拳，紧接着是左勾拳。铃声。

看我打拳是一种享受，古斯塔沃把我展示给别人，就像展示一辆新汽车。

“猜一猜他多重？”他问那些不认识我的人，他的眼睛像小男孩一样闪闪发光，就好像在让别人猜他的汽车，“猜猜能跑多快？”

“嗯，应该有 66、67 公斤吧。”一般人都会这么说。

古斯塔沃会发出像黑人爵士歌手那样的笑声。

“63 公斤半。”他说，“他是轻型材料做成的。”

然后，他让我上场打一个回合，当我在台上像舞蹈演员一样跳